2020年的贵州缘

叶 辛

2020年即将成为一页历史，被翻过去。

在2020年最后一周中，梳理一下我的足迹，已经过去了的12个月，似乎都仍定格在记忆中。武汉封城之后，年年春节里都要聚一聚的几位老同学纷纷用电话和微信提议，把聚会改在节后吧。无论是说节后初十那天碰头的，还是元宵节后第三天的，都证明了，那时候，我们对新冠疫情肆虐的认识是不足的。我也以为，这病毒一阵风似的吹来，就会一阵风般地被刮走。

谁知新冠疫情会搅得我整个二月心神不宁、寝食难安。除了读书，网上找影片看，什么事儿都做不成。电视里、手机上各种各样的信息，让我不看嘛，心痒痒的；看了以后呢，又是忧心忡忡。

宅在家中到二月底，我脑子清醒过来，正如妻子说的，你整天唉声叹气有什么用？焦虑也使不上劲儿啊！我想想真是的，还是捡起老本行，写小说吧，写一本计划之中谋划了多年的小说 ，让人物和故事的背景，都回到100年前的1915年的山乡里去。

长篇小说《九大寨》，就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写出来的。广东省的《作品》杂志七月号，发表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。这是写贵州大山演变的一本书。

写完小说，收到一个通知，邀请我参加贵州省的茶博会。早在2016年，省委、省政府聘我为贵州的茶文化大使，我已有几次没去参加年年召开的大会了，今年要去！于是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，我飞到了遵义的湄潭茶乡，在那里参加了茶博会，又讲了一次我心目中的贵州茶，既品了湄潭翠芽，又喝了山林老树上的遵义红。插队岁月中种过茶，又喝了一辈子的茶，对于贵州的茶我有话可以说。

开完会，贵州的老乡说，五月底了，夏天快要来了，又有疫情，你就住下不要走了吧。于是从五月底到九月上旬的100多天里，我就住在山明水秀的十里河滩边，读书，写点和山乡有关的少数民族风情散文。我的住地周边，都是布依族聚居的村寨，远一点的地方还有苗寨。和他们打交道有整整半个世纪了，每天写一小篇文字，三个多月里竟然写出了五六十篇，仿佛仍然意犹未尽。这其间，贵州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我的两本书：《打开贵州这本书》和《茅台酒秘史》，贵州的读者觉得我这两本书是为他们写的，不停地要求我去各地参加读者见面会，于是我去了和云南交界的盘州，去了和广西交界的荔波，去了和湖南相邻的铜仁，几个月时间里，八月份印出的再版书销完了。十月份又印了两次。

上海的八月书展，我飞回来参加了思南公馆举行的长篇小说《魂殇》新书首发活动，这是去年底写完的。八月中旬的上海还是燥热难熬，书展结束，我又飞回了贵州，住到暑热过后的九月才回来。

由秋至冬，基本上又在上海过起了宅在家里的生活。必须要提一笔的是，五月份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表了和几位同学保持半个世纪友谊的文章，一位河南读者看过以后，深受感动，主动邀请我们几位同学于重阳节去了一趟贵州的茅台古镇，把个在美国生活的同学逗得心痒痒的，在微信上发来“羡慕妒忌恨”五个字。这可以视作那篇文章引发的花絮吧。

2020年的最后一周，12月25日，我还要飞一次贵州，参加天下贵州人大会，我是这一届的轮值主席。从贵州飞回来，2020年就算过去了。

十日谈

我的2020年

责编：刘 芳

在这一年中，民族的歌唱，始终斗志昂扬地站在了前列。

我记牢侬的

徐慧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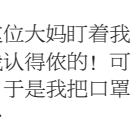
进了地铁车厢，落座在她边上。这位大妈盯着我看了会儿，突然带着笑声说，阿姨，我认得侬的！可是我并不认得她呀，彼此都戴着口罩，于是我把口罩往下拉了拉，谁知她说没错就是你……

去年初冬的一个晚上，饭后我胃胀得不行，于是想到附近广场上走几圈帮助消化。

八点刚过，广场上人已很少了，只有几个年轻人在跑步，几个小小孩在追逐嬉闹。我沿着广场慢走，突然一样东西飞过来，跟着两个小孩奔来，原来这是他们手中扔来扔去的玩物，不当心扔到了我脚下。我捡起一看，这是用橡皮筋箍着的三张卡，一张身份证，一张银行卡，一张医保卡。我问小孩这是哪来的？小孩指着不远处一棵树说是在树下捡到的。见我在盘问小孩，两个家长过来了，周围几个年轻人也过来了，大家看了都说，肯定是刚才来此地锻炼的人丢失的。

怎么办呢？有人建议还是放回原处，也许丢失的人会到这儿来找，多数人建议还是交到派出所。我抽出了那张身份证，身份证上失主出生年月显示是位八十岁的老汉了，再看居住地，这条路我是知道的，但弄堂并不熟悉，我想了想还是找上门去交给他们吧。这个年纪的老人万一是个高血压患者，这些重要的东西丢失了，急出毛病就麻烦了。

这条路有几个弄堂，但我几乎是个半盲人，加之灯光灰暗，哪里看得出弄堂口标志上几弄呢？我先从最近的一个弄堂进入，门卫告知说是在隔壁弄堂。我到了隔壁弄堂，这是个老旧小区，门卫室灯火亮着，但里面没有人。于是我进了弄堂找最近那家厨房灯火亮着的，我敲了敲玻璃窗，一位年轻人说他们才搬来，不清楚我要找的门号在哪。我掉转头又朝另一家有灯火的人家走去，同样敲了敲亮着的窗户。一位大妈听我说了这事赶紧让我进来，热情地介绍说她是这儿的居民组长，失主她熟悉的。大妈把我引进客厅让我先坐会儿，她说厨房烧着水，灌好水她就带我一起去。路上这位大妈说起这户人家这对老夫妻最近正准备把这儿房子卖掉，搬到女儿那儿去住呢！



进了失主家里，老汉正在看电视，大妈拿着橡皮筋裹着的三张卡对他说，看看这是你的吗？那老汉还木知木觉地说，咦，我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？这时里间出来了女主人，老太听说老头丢了这些东西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对着老头就骂。原来这对老夫妻今天带着证件一起去房产交易中心办交易的，回家后吃了晚饭，老汉就到广场上溜达去了。

见老太骂得起劲，居民组长开始说他们：不要吵啦，一把年纪怎么一点道理都不懂，人家阿姨摸黑找上门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过来，你们怎么连一声谢都没有？如果被坏人捡到钻了空子，哭都来不及！

两个老人一听此话，像是醒了过来，马上一叠声地向我道谢，临出门时老头还向我鞠了个躬说，阿姨你真是活雷锋！这时那位快人快语的居民组长又开口了：谢谢要有实际行动，你们明天买点东西送给这个阿姨表表心意。随即她又问我，阿姨你刚才说住在离这儿不远，是哪个小区几弄几号啊？我连连摆手。

车厢里坐我边上的大妈正是这位居民小组长，她说，阿姨我记牢侬的，那天你也穿着这件雪青色的冲锋衣……

再次领受了大妈的表扬后，我的思绪渐渐散开，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学雷锋经常主动做好事，听到别人的表扬后，总会说一句：这是我应该做的！现在我同样觉得这件事也是我应该做的，因为推己及人，人同此心，如果我不慎丢失了这些东西，我希望捡到的人怎么做呢？希望别人能做到的，那就先从自身开始吧。

毛老鼠

白忠德

我们那里把松鼠叫毛老鼠，生着老鼠的嘴脸，比老鼠个头大，尾巴都很长，却不是光溜溜的，披着茸茸长发，蓬蓬松松着，能搭到头上来，是把天然的大扇子。

一年级第二学期一天早晨，我和一个伙伴上学晚了，索性旷了课，从龙王庙那边的大壕爬到五块石梁上。那里是一排排的梯田，种着麦子，都出穗了，绿莹莹的，我们仿佛听到了麦子拔节灌浆的声音。毛老鼠翘着毛茸茸的大尾巴，在麦地里欢势着，从这块梯田窜到那一块，从这个土坎钻到那个石洞。我们来了兴致，打算抓一只。看着一只隐入石坎，我俩开始用手掏挖。石坎的土很松，很快掏进一尺多深，都看到尾巴尖的黑褐色毛了。哪知它调转脑袋，一下子冲出来，我俩谁也没防备，从手边逃走了。

跑走了毛老鼠，当时很遗憾了一阵，后来便庆幸没有逮住是大好事，免去了它的灾难。我没在这次栽下愧疚，却把它留给了下一场。大哥安闸板捕毛老鼠卖钱，我看着一只吃了诱饵被压在了石板下，很急迫地掀起石板，抓住尾巴提起来。它竟然还活着，弯转身子，张开嘴，尖刺样的牙齿扎入我的手指头，留下几个米粒样的伤眼，鲜血直流。疼痛极了，我把它重新压在石板下面。

这事过去了好多年，却一直忘不掉，总觉得是我欠下毛老鼠一条命，便对它格外留心起来。

毛老鼠不愿意夜里偷偷摸摸，这不符合它的个性，它们选择大白天走动，觅食玩耍谈对象。也不像寒号鸟，过一天是一天，它是有长远谋划的。秋天的时候，食物最富饶，想吃啥有啥，栗子、橡子、核桃、猕猴桃熟了，营养很丰富。像黑熊一样，毛老鼠狠着劲吃，拼着命啐，把自己养得胖胖的，还在枝头大笑：“喳—喳—喳—”仿佛在嘲笑熊瞎子：“你填饱了肚皮，就知道冬天睡懒觉，那么漂亮的雪花都不晓得欣赏，太没情调了！”

毛老鼠不冬眠，它敢这么说，自有它的绝门招数。仓里有粮，心里不慌嘛。它是战略专家，深知储备食粮的要紧。这得有库房，有的把仓库与卧室放在一起，有的很讲究，单独挖个地洞存放物资。无论勤懒，总得有个家嘛。它们在树枝上搭窝，在树洞、石洞、墙眼做巢，懒散的便利用乌鸦、喜鹊废弃的家。忙活完肚皮，再从从容容地往家里托运粮草，或图省事就在地上掘个洞存放，然后扒拉些泥土树叶挡住家门洞口，防止小偷入室。山林里小偷多得很，都想不劳而获。为安全起见，它会把食粮藏在好几个地方。埋藏点多了，难免就有找不到或忘记的时候，这些被遗忘的粮食有些来年会发芽，可以说，毛老鼠也是植绿能手。地下潮湿，食粮容易发霉，就搬到树上晾晒。寒风刮起来，大雪飘起来，它们待在暖烘烘的洞里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小日子过得舒展极了。

这年秋天，我在老家对面的板栗树林，见到一只采摘栗子的毛老鼠。栗子都被一层尖利的刺球包着，树枝晃动，毛老鼠很难用前爪固定住，就选那些快炸裂的毛球，从根部咬断，毛球啪啦掉下来。它也从树上跃下，像猴子那样，用前爪趴开毛刺，用嘴叼出栗子。再蹦跳上树，坐在一棵大枝丫上，晒着“日光浴”，前肢将栗子抱着，送入嘴巴，牙床上下左右移动，“咯嘣、咯嘣”嚼着，快活得很。它懂得自己弱小，知道黄鼠狼、野猫子、黄喉貂都睁大眼睛，随时会冲过来，要了自己的小命。它们嘴巴忙着，耳朵一点也不放松，竖着耳朵侦听，眼睛更闲不住，小眼珠骨碌碌转着，扫视着周遭。

等它填饱了肚子，便在地上、树上撒欢，攀爬跳跃，用后肢撑着身子，尾巴伸直，“嗖”地一声，从这棵桦树跃到几米外的那棵橡树上，炫耀似的“叽—叽—叽—”大叫，生怕山林居民们不知道它的跳远本领。最后竟然玩起倒挂金钩，用爪子和尾巴卷住橡树枝，悬挂起来，又是得意地大笑。

前不久，我到一个旅游景点，看见一只被囚禁在笼子的毛老鼠。笼子四方体，比它站起来高一点。它在里面跳着蹦着叫着，一刻也没停歇。想来是刚被捕来的，还没适应牢笼生活。我站在笼前，凝视着它好久，心想它的快乐是在山林，不是在这儿啊。

行文的此刻，也不知这只毛老鼠后来怎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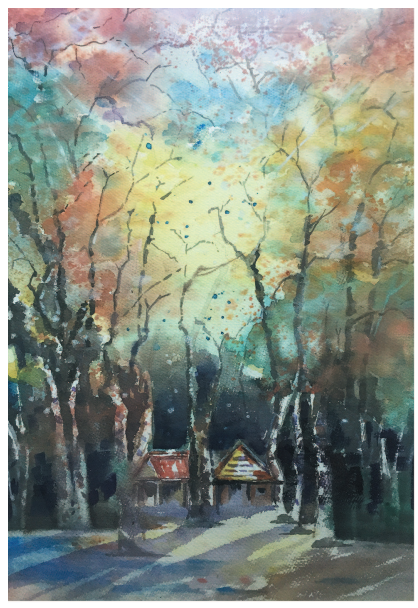
夜光杯

一枝黄花

赵玉龙

我们几个热爱自然的朋友，有时候也会一起探讨对自然的认识。前一阵子我们讨论加拿大一枝黄花。发现它更容易在被污染的土壤环境中疯狂肆虐，且严重破坏土壤结构。而在生态环境好的地方，即使有生长，也是小小的一两株，不会蔓延开来。

在城市化进程的道路上，人类对于土地的戕害，从这棵小小的一枝黄花上，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。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——毒草长在毒土上。



斑斓老枝（水彩画） 周宪法

俭静

吕晓浈

心一横，将头缩回被子，接着再睡。

几乎立刻就睡着了，得了一个回笼觉，做了点小梦，睡足一个多小时。

想得好觉，就得横下心来，不去计较这个觉该睡不该睡。按这两年养成的生活规律，当然不该睡，应该起来出门走路去了。但若躺在床上患得患失地折腾，想着本该起床走路却仍躺着睡觉，责备自己，那就只能睁眼睡白觉，觉既睡不着，路也走不成。太不划算。

人生心一横，爱咋咋地，真的，能治失眠。

起床亦未按往日的步骤洗漱整理，站在窗前看我的绿植。冬天的绿植自然是清瘦的，但绿色不减，反添了三分秀气。而且，与瘦人一样显得康健，不像夏天的肥腴中隐含虫病危机，总是可疑。

然后想去大菜场，那就去吧。

很久不去大菜场了。那是一个开办整整二十五年的菜场，过去几乎每天跑一趟，提篮小买。现在家门口就有生鲜超市，丰富又便宜。去菜场的路上这样的小超市还有好几家。有它们挡在路上做拦路虎，就觉得菜场很遥远了，不值得一趟趟地往那里跑。

菜场果然很冷清。从前这里人跟人，根本挤不动。现在站在门口一眼看穿，那么多摊子，顾客寥寥。摊子后面很多熟面孔，有几个打开办起就在这里卖菜，一张面孔看了二十五年，熟悉程度胜过曾经与我同路而行的女人。但我认得他们，他们未必记得我。有个卖豆腐的胖子女人，我第一回来这里买豆腐她就在，穿着簇簇新的工作服，卖国营豆制品厂的干子豆腐。现在还在，还是那样胖，并不显老，脸上线条与那时比稍欠柔和而已，说话还是那副胖子们特有的爽朗腔调。我天天买她豆腐的时候她和我熟，见面招呼打得热络。只要半年不去她就忘了，很陌生地看着我。然后又熟，然后又陌生，五次三番。今天去又眼生了，很客气地问我买点什么。

本来没打算买豆制品，忽然看到有卤好的蓑衣干子，欣然买了半斤。

小时候爱吃蓑衣干子，更是我家老棣的最爱。此物在市场消失已久，被一种油炸干子顶了名字，现在人多已不认得它的真实面目。胖女人说，这是以前厂里老师傅做的，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刀工，人工也贵，不划算了，以后只怕要失传。蓑衣干子用花刀，在一块干子的两面各下十几刀，用力适度，并不切断，切好后将干子拉开成网状，下油炸过，再下卤锅，成品多少有点蓑衣的样貌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。因切得较细，又炸又卤，特别入味。缺肉少荤年代，它就是我眼中的肉食了，相当解馋，故而难忘。

在卖藕的女人那里买了两筒野藕，想来她也不认得我是谁了。野藕最粉。

买了粉蒸肉，可以用野藕垫底。

又买了削好的玉白色糯芋，也可以垫在粉蒸肉下。

今晚就是粉蒸肉了，垫藕还是垫芋头却还没有想好。

菜场的菜，看上去比超市灵醒。卖菜人个个和蔼可亲。以前的几个恶面孔现在也都笑眯眯的。价格普遍略贵一点，块八毛的差距，其实不大，以后真的可以多来。

好多东西都想买，背囊有点装不下。买了点豆丝，想好午餐豆丝炒鸡蛋，就有点迫不及待。

回家坐着打盹。感觉这清如水的日子过得安静而且俭省，就拿俭和静拼在一起做个题目。

翻词典，原来早就有了，是个现成词儿。